

上海书画出版社

启功著

論書絕句

启功 著

論書絕句

上海书画出版社

西京隶势自堂堂，点画纷披态万方。
何必残砖搜五凤，漆书天汉接元康。

汉晋简牍。

此首作于一九三五年，其时居延简牍虽已出土，但为人垄断，世莫得见。此据《流沙坠简》及《汉晋西陲木简汇编》立论。二书所载，有年号者，上自天汉，下迄元康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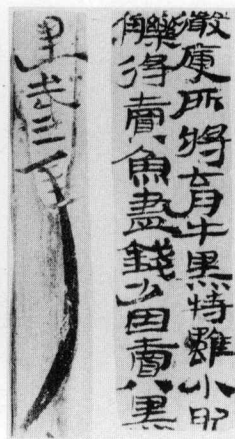
汉简北宋出土者，早已无存，仅于汇帖中尚存其文，已经转相临写，非复原来面目。明清人所见汉代字迹，莫非碑刻。且传世汉碑，多东汉人作，偶见西汉石刻，或相矜詫，或疑为伪物。五凤古刻，或石或砖，偶有流传，稀同星凤焉。

今距此诗作时又四十余年，战国秦汉竹帛之遗，纷至沓来，使人目不暇给，生今识古，厚福无涯，岂止书学一道、隶书一体而已哉！

西京隶势自堂堂，点画纷披态万方。
何必残砖搜五凤，漆书天汉接元康。



西汉 五凤刻石



西汉 天汉木简

二

翠墨黝然发古光，金题锦帙照琳琅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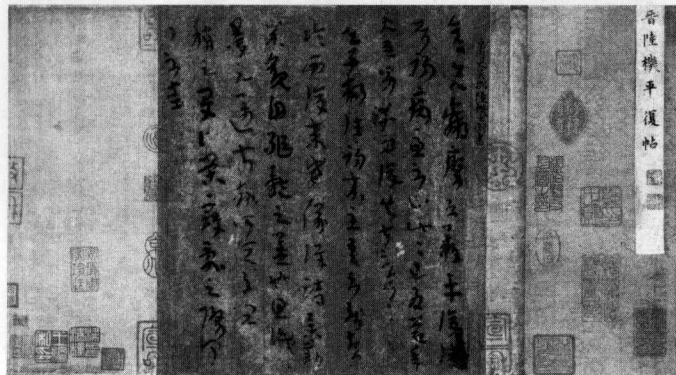
十年校遍流沙简，平复无惭署墨皇。

陆机平复帖。张丑云：“墨有绿色。”

帖文云：“彦先羸瘵，恐难平复。往属初病，虑不止此，此已为庆，承使唯男，幸为复失前忧耳。吴子杨往初来主，吾不能尽，临西复来，威仪详时，举动成观，自躯体之美也。思识口爱（或释量）之迈前，执（势）所恒有，宜口称之。夏伯荣寇乱之际，闻问不悉。”

彦先为贺循字，循多病，见于《晋书》本传。或谓彦先卒于陆士衡之后，则此非贺氏。然“恐难平复”，只是疑词，非谓即死也。此帖当书于陆氏入洛之前，所谓“临西复来”，殆吴子杨将往荆襄一带，行前作别耳。

此帖自宋以来，流传有绪。传世晋人手札，无一原迹，二王诸帖，求其确出唐摹者，已为上乘。此麻纸上用秃笔作书，字近章草，与汉晋木简中草书极相似，是晋人真迹毫无可疑者。帖中字有残损处，释文有据偏旁推断者。



晋 陆机 平复帖

翠墨黝然发古光
金题锦帙照琳琅
十年校遍流沙简
平复无惭署墨皇

三

大地将沉万国鱼，昭陵玉匣劫灰余。
先茔松柏俱零落，肠断羲之丧乱书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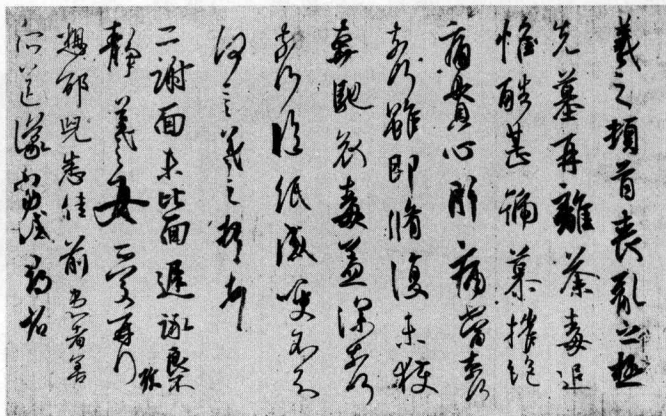
王羲之丧乱帖。

帖首云：“丧乱之极，先墓再离荼毒。”此首作时，当抗战之际，神州沦陷，故有此语。离同罹。

唐摹王帖，本本源源，有根有据者，首推万岁通天帖，其次则日本所传丧乱帖及孔侍中帖。此时万岁通天帖硬黄原卷尚未发现，故只论及此帖。

丧乱帖传入日本，远在唐代，当是留学僧、遣唐使所携归者。卷中有“延历敕定”印记，可证其摹时必在公元八世纪以前。此帖与孔侍中帖在当时或属一卷，后为人所割分，以其摹法相类也。

丧乱帖笔法跌宕，气势雄奇。出入顿挫，锋棱俱在，可以窥知当时所用笔毫之健。阁帖传摹诸帖中，有与此帖体势相近者，而用笔觚棱转折，则一概泯没。昔人谓：不见唐摹，不足以言知书。信然。



晋 王羲之 丧乱帖

大地将沉万国鱼，昭陵玉匣劫灰余。
先茔松柏俱零落，肠断羲之丧乱书。

四

底从骏骨辨媼妍，定武椎轮且不传。

赖有唐摹存血脉，神龙小印白麻笺。

王羲之等若干人在会稽山阴兰亭水边修禊赋诗事，早有文献记载，兰亭序帖，乃当日诸人赋诗卷前之序。流传至唐太宗时，命拓书人分别勾摹，成为副本。摹手有工有拙，且有直接勾摹或间接勾摹之不同，因而艺术效果往往悬殊。今日故宫博物院所藏有神龙半印之本，清代题为冯承素摹本，笔法转折，最见神采。且于原迹墨色浓淡不同处，亦忠实摹出，在今日所存种种兰亭摹本中，应推最善之本。

勾摹向拓，精细费工，在唐代已属难得之珍品，至宋代更不易得。于是有人摹以刻石，其石在定武军州，遂称为定武本，北宋人以其易得，于是求购收藏，遂成名帖。实则只存梗概，无复



定武兰亭残本

神采。试与唐摹并观，如棋着之判死活，优劣立见矣。至清代李文田习见碑版字体刻法，而疑禊序，不过见橐驼谓马肿背耳。



唐摹兰亭序神龙本

底從駿骨辨媼妍
定武椎輪且不傳
賴有唐摹存血脉
神龍小印白麻箋

五

风流江左有同音，折简书怀语倍深。
一自楼兰神物见，人间不复重来禽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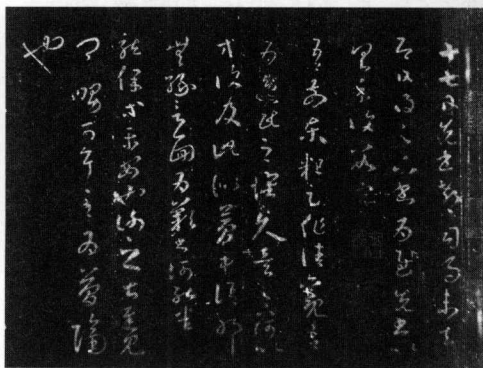
楼兰出土晋人残笺云：“口(无)缘展怀，所以为叹也。”笔法绝似馆本十七帖。

楼兰出土残纸甚多，其字迹体势，虽互有异同，然其笔意生动，风格高古，绝非后世木刻石刻所能表现，即唐人向拓，亦尚有难及处。

如残纸中展怀一行，下笔处即如刀斩斧齐，而转折处又绵亘自然，乃知当时人作书，并无许多造作气，只是以当时工具，作当时字体。时代变迁，遂觉古不可攀耳。

张勺圃丈旧藏馆本十七帖，后有张正蒙跋，曾影印行世，原本今藏上海图书馆，有新印本，其本为宋人木板所刻，锋铄略秃，见此楼兰真迹，始知右军面目在纸上而不在木上。譬如画像中虽须眉毕具，而警欬不闻，转不如从其弟兄以想见其音容笑貌也。

風流江左有同音
折简书懷語倍深
一自樓蘭神物見
人間不復重來禽



宋拓馆本十七帖



楼兰出土晋人残纸

六

媛翁睥睨慎翁狂，黑女文公费品量。
翰墨有缘吾自幸，居然妙迹见高昌。

六朝碑志笔法，可于高昌墓砖墨迹中探索之。

何绍基媛叟得魏张黑女墓志孤本，甚自矜重，一再临写。包世臣慎伯撰《艺舟双楫》推挹北碑，以郑文公碑为极则。张黑女志屡经影印，郑文公碑世尤习见，学人临写，俱难措手。即以媛叟功力之深，所见临黑女志虽异常肖似，顾自运之迹，竟无复黑女面目，亦足见其难学矣。慎翁楷法之精者，学王彦超重刻庙堂碑，略放则拟郑文公碑。惟见其每笔蜷曲，不见碑字敦重开张之势，故何氏于黑女志跋中讥包氏未能横平竖直，盖由于此。

高昌墓志出土以后，屡见奇品。其结体、点画，无不与北碑相通。且多属墨迹，无刊凿之失，视为书丹未刻之北碑，殆无不可，惜包何诸公之不获见也。



高昌墓砖墨迹

媛翁睥睨慎翁狂，黑女文公费品量。
翰墨有缘吾自幸，居然妙迹见高昌。

七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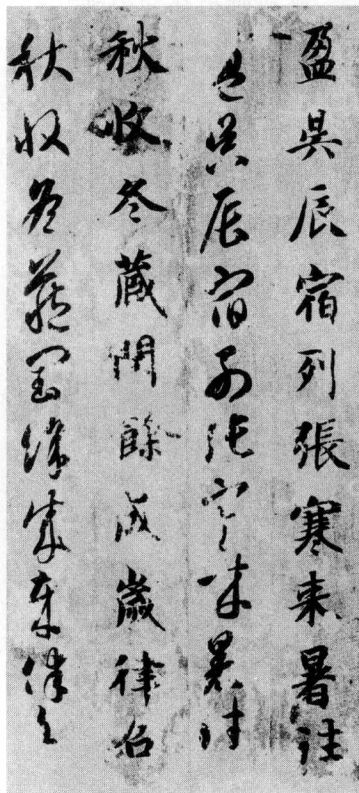
砚臼磨穿笔作堆，千文真面海东回。
分明流水空山境，无数林花烂漫开。

智永写千字文八百本，分施浙东诸寺，事见唐何延之兰亭记。千数百年，传本已如星凤。世传号为智永书者并石刻本合计之，约有五本：大观中长安薛氏摹刻本，一也；南宋群玉堂帖刻残本四十二行，自“囊箱”起至“乎也”止，二也；清代顾氏过云楼帖刻残本，自“龙师”起至“乎也”止，此卷为明董其昌旧藏，戏鸿堂帖曾刻其

局部，近获见原卷，黄竹纸上所书，笔法稚弱，殆元人所临，三也；宝墨轩刻本，亦殊稚弱，四也；日本所藏墨迹本，五也。

此五本中，以一、二、五为有据，长安本摹刻不精，累拓更为失真。群玉本与墨迹本体态笔意无不吻合，惜其残失既多，且究属摹刻。惟墨迹本焕然神明，一尘不隔。非独智永面目于斯可睹，即以研求六朝隋唐书艺递嬗之迹，眼目不受枣石遮障者，舍此又将奚求乎？

砚臼磨穿筆作堆，千文真面海東回。
分明流水空山境，無數林花爛漫開。



隋 智永 千字文墨迹本

八

烂漫生疏两未妨，神全原不在矜庄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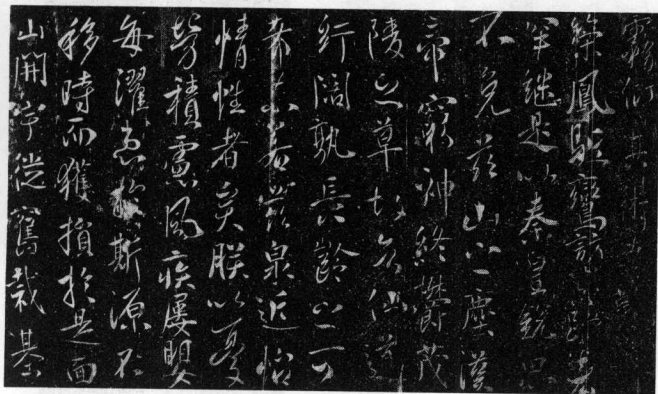
龙跳虎卧温泉帖，妙有三分不妥当。

唐太宗书碑有二，曾自以二碑拓本赐外国使臣，其得意可知。温泉铭早佚，晋祠铭尚存，但历代捶拓，已颓唐无复神采。真绛帖中摹刻温泉铭铭词一段，标题曰秀岳铭，盖据首句“岩岩秀岳”为题，并不知其为温泉铭。是潘师旦所见，已是残本。此真绛帖今存者已稀，清代南海吴荣光旧藏者，现在北京故宫博物院。吴氏曾摹入筠清馆帖，距绛帖又隔一尘矣。

敦煌本温泉铭最前数行亦残失，幸以下无损。米芾“庄若对越，俊如跳掷”之喻，正可借喻。

书法至唐，可谓瓜熟蒂落，六朝蜕变，至此完成。不但书艺之美，即摹刻之工，亦非六朝所及。此碑中点画，细处入于毫芒，肥处弥见浓郁，展现之际，但觉一方黑漆版上用白粉书写而水迹未干也。

其字结体每有不妥处，譬如文用僻字，诗押险韵，不衫不履，转见丰采焉。



唐太宗 温泉铭

跳虎卧温泉帖妙有三分不妥当
 平读
 烂漫生疏两未妨神全原不在矜庄
 龙

九

宋元向拓汝南志，枣石翻身孔庙堂。
曾向蒙庄闻说论，古人已与不传亡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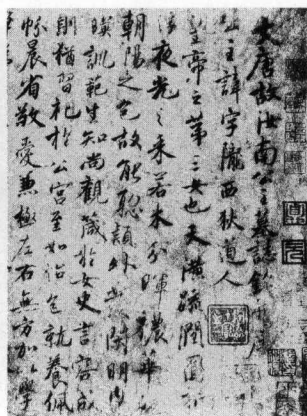
虞世南汝南公主墓志，汇帖中曾见之，近代流传一墨迹本，曾经影印。其原迹今藏上海博物馆，一九七二年闻馆中专家谈，实属宋人摹本，余私幸昔年从影印本中判断未谬。然其摹法具在，即影印本中亦能辨出，不必待目验纸质焉。

虞书以庙堂碑为最煊赫，原石久亡，所见以陕本为多。然摹手于虞书，知其当然，不知其所以然，与唐石残本相较，其失真立见。城武摹刻本，不知出谁手，以校唐石，实为近似，惜其石面捶磨过甚，间架仅存，而笔画过细，形同枯骨矣。

唐石本庙堂碑，影印流传甚广，惜是原石与重刻拼配之本。然观《黄山谷题跋》，已多记拼配之本，知唐刻原石北宋时必已断缺矣。

积时帖昔藏石渠宝笈，几经浩劫，不知尚在人间否？

宋元嚮拓汝南志
石翻身孔廟堂曾
向蒙莊聞說論
古人已與不傳亡



唐 虞世南 汝南公主墓志



唐 虞世南 孔子庙堂碑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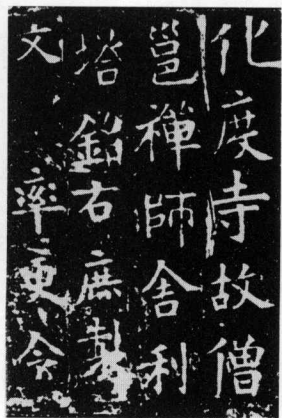
十

书楼片石万千题，物论悠悠总未齐。
照眼残编来陇右，九原何处起覃溪。

见敦煌本化度寺邕禅师塔铭，乃知翁方纲平生考证，以为范氏书楼真本者，皆翻刻也。覃溪所见化度寺塔铭多矣，其所题跋考订，视为原石者数本，近代皆有影印本。

若潘宁跋本为覃溪自藏，题识尤多，蝇头细字，盈千累万。世行影印覃溪手自勾摹之本，后附诸跋，皆潘跋本中之物，为梁章钜抽出，附于勾摹本后者。合而观之，覃溪盖认定某一种翻刻本为真，即真龙在前，亦不相识也。

明王偁旧藏本有其钤印，诒晋斋曾收之。覃溪细楷详跋，以为宋翻宋拓。及以敦煌本较之，知为原石，今藏上海图书馆。想见当日经覃溪鉴定，判为翻刻，因而遂遭弃掷之真本，又不知凡几。庸医杀人，世所易见，名医杀人，人所难知，而病者之游魂滔滔不返矣。



唐 化度寺碑 敦煌本

書樓片石萬千題物論悠々總未齊照
眼殘編來隴右九原何處起覃溪

乳臭纷纷执笔初，几人雾霁识匡庐。
枣魂石魄才经眼，已薄经生是俗书。

唐人细楷，艺有高下，其高者无论矣，即乱头粗服之迹，亦自有其风度，非后人模拟所易几及者。

唐人楷书高手写本，莫不结体精严，点画飞动，有血有肉，转侧照人。校以著名唐碑，虞、欧、褚、薛，乃至王知敬、敬客诸名家，并无逊色，所不及者官耳。官位逾高，则书名逾大，又不止书学一艺为然也。

余尝以写经精品中字摄影放大，与唐碑比观，笔毫使转，墨痕浓淡，一一可按。碑经刻拓，锋颖无存。即或宋拓善本，点画一色皆白，亦无从见其浓淡处，此事理之彰彰易晓者。

宋刻汇帖，如黄庭经、乐毅论、画像赞、遗教经等等，点画俱在模糊影响之间，今以出土魏晋简牍字体证之，无一相合者，而世犹斤斤于某肥本，某瘦本，某越州，某秘阁。不知其同归枣石糟粕也。

乳臭纷纷，
执笔初，
几人雾霁，
识匡庐，
枣魂石魄，
才经眼，
已薄经生，
是俗书。

此碑世尊，合衛城水時者，為解開弟子結
武時非世間時也。遊者有四何謂為四一者
行二者位三者坐四者卧以此四法名遊
解如世人言王出遊者到戲園成行住坐卧
佛遊合衛亦復如是合衛者是道士名也昔
有道士居住此地古有五見此地好說道
士乞為立園以道士名號為合衛如王合城
昔有特輪王更相代謝出住此城以其名故
名為王合城合衛亦復如是合衛又名多有何謂多
有諸君亦實及離異物皆未解其此國改名多有
合衛其微妙 觀者不覺是 字音聲聲 音中喚飲食
蓋多 猶解釋宮
遊留隨者是比丘名也欲意城蓋者為欲火
所燒故顏色憔悴身體瘦法師曰次華又
句易可解耳不消廣說若有難處我今當說
亂意睡眠者以不定慧以此睡眠也若白曰
眠先念某時某時當起如猶多軍中說佛告
諸比丘若汝洗浴竟欲眠當作是念我臥未

唐人写经

—二—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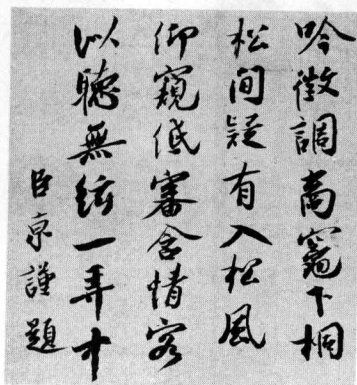
笔姿京卞尽清妍，躡晋踪唐傲宋贤。
一念云泥判德艺，遂教坡谷以人传。

蔡京、蔡卞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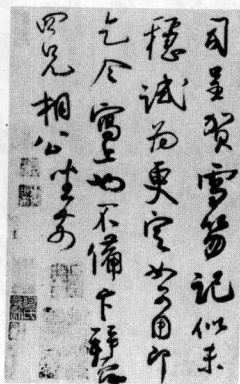
北宋书风，蔡襄、欧阳修、刘敞诸家为一宗，有继承而无发展。苏黄为一宗，不肯受旧格牢笼，大出新意而不违古法。二蔡、米芾为一宗，体势在开张中有聚散，用笔在遒劲中见姿媚。以法备态足言，此一宗在宋人中实称巨擘。

昔人评艺，好标榜“四家”，诗则王杨卢骆，文则韩柳欧曾，画则黄王倪吴，书则苏黄米蔡。此拼凑之宋四书家，不知作俑何人，其说本自俗不可医。顾就事论事，所谓宋四家中之蔡，其为京卞无可疑，而世人以京卞人奸，遂以蔡襄代之，此人之俗，殆尤甚于始拼四家者。“德成而上，艺成而下”，见小戴《礼记》。

古之所谓德成者，率以其官高耳。此诗余少作也，当时尚不悟拼凑、调换之可笑。“一念云泥”云云，未能免腐。



宋 蔡京书



宋 蔡卞书

筆姿京卞儘清妍躡晉蹤唐傲宋賢一
念雲泥判德藝遂教坡谷以人傳

一三

臣书刷字墨淋漓，舒卷烟云势最奇。
更有神通知不尽，蜀缣游戏到乌丝。

米芾。

宋徽宗以当时各书人问米芾，芾历加评鹭。问以“卿书如何”？对曰“臣书刷字”。观此刷之一字，其笔法意趣，不难领略。且不仅可以想象其笔尽其力，而墨在毫中，挤于纸上，浓淡重轻，亦依稀若见。襄阳漫仕不独书艺之精，即此语妙，固不在六朝人下矣。

宝晋斋帖刻米临右军七帖，后有米友仁跋云：“此字有云烟卷舒翔动之气，非善双钩者所能得其妙，精刻石者所能形容其一二也。”右军原帖，亦刻于宝晋斋帖中，比而观之，知小米之言不虚也。

昔东坡称米氏“清雄绝俗之文，超妙入神之字”，米起而自辩云：“尚有知不尽处。”遂自夸学

道所得。癫语、戏语，自不待深究，其书之妙，则诚有知不能尽而言不能尽者也。

臣書刷字墨淋漓舒卷烟雲勢最奇更有神通知不盡蜀縑遊戲到烏絲



宋 米芾 蜀素帖

一四

草写千文正写经，温夫逸老各专城。
宋贤一例标新尚，此是先唐旧典型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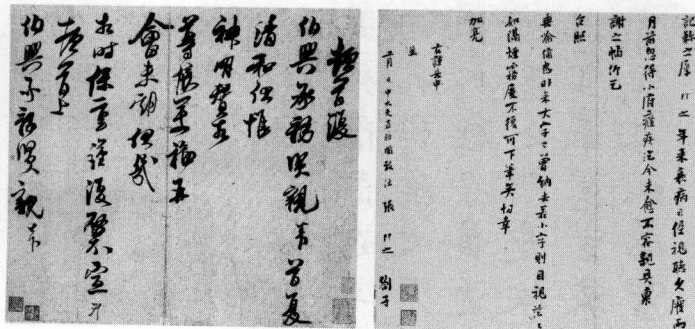
王升、张即之。

升亦作昇，字逸老，号羔羊老人。行书似米元章，草书圆润似怀素，而秣粹过之。流传千文一卷，曾刻于南雪斋帖及岳雪楼帖，原迹今已不知存佚如何矣。

即之字温夫，号樗寮。楷书笔法险劲，结体精严，犹存唐人遗矩。流传写经甚多，今有影印者已数本。亦擅书大字，每行两字之长卷，亦有数本。载籍并称其榜书，则已无存矣。

逸老书駸駸入古，世之赝作古法书者，每以其书割截款字以冒唐贤。如余清斋帖之孙过庭千文，墨妙轩帖之孙过庭千文，俱是逸老之笔。余清底本，疑出通卷重摹，后加孙款。墨妙底本则割去王款，添“过庭”二字，不知其王升之印章犹在焉。

草寫千文正寫經
温夫逸老各專城
宋賢一例標新尚
此是先唐舊典型



宋 王升 首夏帖

宋 张即之 台慈帖

一五

朴质一漓成侧媚，吴兴贗迹日纷沦。
明珠美玉千金价，自有流光悦妇人。

赵孟頫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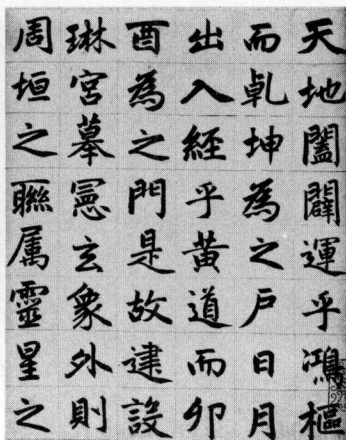
真书行书，贵在点画圆润，结构安详。自此深造，进而益工益精，盖无不至于妍美者。韩昌黎石鼓歌云：“羲之俗书趁姿媚。”乃针对石鼓文而言，以篆籀为雅，故作真行者，虽王羲之亦不免俗书之消。实则篆籀又何尝无姿媚之致哉！孙过庭《书谱》云“篆尚婉而通”，试问婉通之境界，又何似乎？米元章谓柳公权书为“丑怪恶札之祖”，然而《唐书》柳氏本传则谓其“体势劲媚”，可知姿媚、丑怪，与夫雅俗，亦各随仁智之见耳。

赵书真迹，今日所见甚多，然在有清中叶，精品多入内府，世人可见者，率属翻刻旧帖，其中尤多伪帖。若陕西碑林之天冠山诗，用笔偏侧，结体欹斜，而通行海内，摹之者，流弊日滋。即此浇漓伪体，当时亦曾有学之得名者，致包慎伯、

康长素共斥赵书，盖未尝一见真迹也。

今日传世之真书碑版，如胆巴碑、三门记、福神观记、妙严寺记等，无一不精严厚重，其他简札，更不及具陈矣。此诗少作也，故有微词可悔。

珠美玉千金價自有流光悦婦人
樸質一漓成側媚吳興贗迹日紛論明



元 赵孟頫 三门记